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太平廣記卷一百六十五至一百六十六

詳校官中書臣潘有為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監生臣王時發

太平廣記卷一百六十一

感應一

張寬　漢武帝　醴泉

淮南子　揚雄　劉向

袁安　樊英　五石精

律呂　陳業　陳實

三州人　魏任城王　呂虔

管寧　河間男子　宜陽女子

張應　南郡掾　蒲坂精舍

吳興經堂　南徐士人　徐祖

劉京　何敬叔　蕭子懋

蕭叡明　解叔謙　宗元卿

匡昕　曾康祖

張寬

張寬字叔文漢時爲侍中從祀于甘泉至渭橋有女子

浴于渭水乳長七尺上怪其異遣問之女曰帝後第七車知我所來時寬在第七車對曰天星主祭祀者齋戒不嚴即女人星見出漢武故事

漢武帝

漢武帝嘗微行造主人家家有婢國色帝悅之仍留宿夜與主婢臥有一書生亦寄宿善天文忽見客星將掩帝座甚逼書生大驚懼連呼咄咄不覺聲髙仍又見一男子操刀將入户聞書生聲急謂為已故遂縮走客星

應時而退如此者數過帝聞其聲異而問之書生具說所見帝乃悟曰必此人壻也將欲肆兇惡於朕仍召集期門羽林語主人曰朕天子也於是擒奴問而款服乃誅之帝歎曰斯蓋天啓書生之心以扶祐朕躬乃厚賜書生焉

醴泉

太山之東有醴泉其形如井本體是石也欲取飲者皆洗心跪而挹之則泉出如流多少足用若或汚慢則泉

縮焉蓋神明之常志者也出法苑珠林

淮南子

淮南子曰東風至而酒汎溢許慎云東風震方也酒汎清酒也木味酸相感故也高誘云酒汎為米麪麯之汎者風至而沸動李淳風又按今酒初熟甕上澄清時恒隨日轉在旦則清者在東畔午時在南日落在西夜半在子恒清者隨日所在又春夏間於地廕下停春酒者甕上蟻汎皆逐風而移雖居深密非風所至而感召動

也出感應經

揚雄

揚雄讀書有人語云無為自苦玄故難傳忽然不見雄著玄夢吐白鳳皇集上頃之而滅出西京雜記

劉向

漢劉向於成哀之際校書于天祿閣專精覃思夜有老人著黄衣藜杖扣閣而進見向暗中獨坐誦書老人乃吹杖端爓然火明因以照向說開闢已前事乃授洪範

五行之文向裂衣及紳以記其言至曙而去請問姓名云我是太乙之精聞金卯之姓有博學者下而觀之焉乃出懷中竹牒有天文地圖之事子歆從向授此術出王子年拾遺記

袁安

袁安為陰平長有惠化縣先有雹淵冬夏未嘗消釋歲中輒出飛布十數里大為民害安乃推誠潔齋引愆貶己至誠感神雹遂為之沉淪伏而不起乃無苦雨凄風

焉出小說

樊英

漢樊英善圖緯洞達幽微永泰中見天子因西向南唾詔問其故對曰成都今日火後蜀郡上言火災如英所道云時有雨從東北來故火不為大害英嘗忽被髮拔刀斫擊舍中妻怪問其故英曰郗生遇賊郗生者名巡是英弟子時遠行後還說於道中逢賊賴一被髮老人來相救故得免永建時殿上鐘自鳴帝憂之公卿莫能

解乃問英英曰蜀岷山崩母崩子故鳴非聖朝災也尋上蜀山崩事出英列傳

五石精

論衡曰陽燧取火方諸取水二物皆當以形勢得陽燧若偃月方諸若坋杯若二器如板狀安能得水火也鑄陽燧用五月丙午日午時鍊五色石爲之形如圓鏡向日即得火方諸以十一月壬子夜半時鍊五色石爲之狀如坋杯向月即得津水今取大蜯蛤向月亦有津潤

淮南子云陽燧見日熯而為火方諸見月津而為水注云皆五石之精陽燧圓以仰日得火方諸圬而向月得水又云陽燧之取火於日方諸之取露於月天地之間玄微忽恍巧歷所不能推其數然以掌握之中引類於太極之上而水火可立致者陰陽相感動然也出感應經

律呂

物理論云十二律呂候氣先於平地為室三重重有三重壁揚子所謂九閉之中也外室南户以布為幔次室

北户内室南户並以布為幔皆上圓下方閉密無風人居其中三日觀之十二律各以木為按每律各内庳外高以律加其上依位安置之以河内葭莩灰實其端若氣至吹灰去管首小動為和大動為臣彊李淳風云自古言樂聲律呂者皆本於十二管以氣應灰飛為驗後魏末孫僧化造六甲一周歷其序云以管律候某月某時律氣應推校前後五六事皆不與算歷家術數相符此外諸書無言候氣得應驗者以理推尋恐無實錄後

魏信都芳自云造風扇候二十四氣每一氣至其扇輒舉斯又驗矣_{出感應經}

陳業

陳業字文理業兄渡海傾命時同依止者五六十人骨肉消爛而不可辨別業仰皇天誓后土曰聞親戚者必有異焉因割臂流血以灑骨上應時歃血餘皆流去_{出會稽先賢傳}

陳實

潁川陳實有子元方次曰仲方並以名德稱兄弟孝養閨門雍睦海內慕其風四府並命無所屈就兄弟嘗過同郡荀爽夜會飲宴太史奏德星聚出汝南先賢傳

三州人

晉三州人約為父子父令二人作舍於大澤中欲成父曰不如河邊乃徙焉又幾成父曰不如河中二人乃負土填河三旬不立有書生過為縛兩土豚投河中父乃止二人曰何嘗見江河填耶吾觀汝行耳明迴至河邊

河中土為高丈餘袤廣十餘里因居其上出孝子傳

魏任城王

魏任城王彰薨如漢東平王禮葬及喪出閈空中數百人泣聲送者言昔亂軍殺傷者皆無棺槨王之仁惠收其朽骨死者歡於地下精靈以之懷感焉出王子年拾遺記

呂虔

魏長沙郡久雨太守呂虔令户曹掾齋戒在社三日三夜祈晴夢見白頭翁曰汝來遲明日當霽果然出長沙傳

管寧

管寧死遼東三十七年歸柩而阻海風同行數十船俱沒惟寧船望見火光投之得島嶼及上岸無火亦無人玄晏先生以為積善之感出獨異志

河間男子

晉武帝世河閒郡有男女相悅許相配適既而男從軍積年父母以女別適人無幾而憂死男還悲痛乃至塚所始欲哭之不勝其情遂發塚開棺即時蘇活因負還

家將養數日平復其夫乃往求之其人不還曰卿婦已死天下豈聞死人可復活耶此天賜我非卿婦也於是相訟郡縣不能決讞於廷尉廷尉奏以精誠之至感於天地故死而更生在常理之外非理之所處刑之所裁斷以還開塚者出法苑珠林

宜陽女子

晉永嘉之亂郡縣無定主彊弱相暴宜陽縣有女子姓彭名娥父母昆弟十餘口為長沙賊所殺時娥負器出

汲於溪間賊至走還正見牆壁已破不勝其哀與賊相格賊縛娥驅出溪邊將殺之溪際有大山石壁高數十丈仰呼曰皇天寧有神否我為何罪而當如此因奔走向山山立開廣數丈平路如砥羣賊亦逐娥入山山遂崩合泯然如初賊皆壓死娥遂隱不復出娥所捨汲器化為石形似雞土人因號曰石雞山女娥潭出幽冥錄

張應

晉歷陽郡張應先奉魔娶佛家女為婦咸和八年移居

蕪湖妻病因為魔事家財略盡而病不瘥妻曰我本佛家女為我作佛事應即往精舍中見竺曇鏡鏡曰普濟衆生但君當一心受持耳曇鏡期明當向其家應夕夢一人長五六尺趨步入門曰此家寂寂乃爾不淨見鏡隨此人後白曰此家始欲發意未可責之應眠覺便把火作高座及鬼子母座鏡食時往高座之屬具足已成應具向說夢遂夫妻受五戒病亦得瘥出辯正論

南郡掾

晉南郡議曹掾姓歐得病經年骨消肉盡巫醫備至無復方計其子夜如得睡眠夢見數沙門來視其父明旦便往詣佛圖見諸沙門問佛為何神沙門為說事狀便將諸道同歸請讀經再宿病人自覺病如輕晝得小眠如舉頭見門中有數十小兒皆五綵衣手中有持幡杖者持刀矛者於門走入有兩小兒在前徑至簾前忽便還走語後衆小人云住居中總是道人遂不復來前自此後病漸漸得差出靈鬼志

蒲坂精舍

宋元嘉八年河東蒲坂城大失火不可救惟精舍大小儼然及白衣家經像皆不損墜百姓驚異倍共發心出辯正論

吳興經堂

宋元嘉中吳興郡內嘗失火燒數百家蕩盡惟有經堂草舍儼然不燒時以為神出宣驗記

南徐士人

宋少帝時南徐有一士子從華山往雲陽見客舍中有一女子年可十八九悦之無因遂成心疾母問其故具以啓母母往至華山雲陽尋見女子具說之女聞感之因脫蔽膝令母密藏於席下臥之當愈數日果差忽舉席見蔽膝持而泣之氣欲絕謂母曰葬時從華山過母從其意比至女門牛打不行且待須臾女粧點沐浴竟而出歌曰華山畿君既爲儂死獨活爲誰施君若見憐時棺木爲儂開言訖棺木開女遂投棺中因合葬呼曰

神士塚出系蒙

徐祖

嘉興徐祖幼孤叔隗養之如所生隗病祖營侍甚勤是夜夢一神人告云汝叔應合死也祖叩頭祈請哀慇二神人云念汝如此爲汝活祖覺叔乃差出搜神記

劉京

臨江郡民劉京孝行鄉里推敬時江水暴溢居者皆漂溺京負其母號泣忽有大黿至其前舉家七口俱上黿

背然行十許里及一高岸黿遂失之出九江記

何敬叔

何敬叔少奉佛法作一檀像未有木先夢一沙門衲衣杖錫來云縣後何家桐甚精若求庶可得如夢求之果獲出夢雋

蕭子懋

齊晉安王蕭子懋字雲昌武帝之子也始年七歲阮淑媛嘗病危篤請僧行道有獻蓮華供佛者衆僧以銅罌

感水浸之如此三日而花不萎子懋流涕禮佛誓曰若使阿姨因此勝緣遂獲冥祐願華竟齋如故七日齋畢色更鮮紅看視甖中稍有根鬚淑媛病尋差當世稱其孝感出法苑珠林

蕭叡明

齊松滋令蘭陵蕭叡明母患積年叡明晝夜祈禱時寒凍叡明下淚凝結如筋額上扣血成氷不溜忽有一人以石函授之曰此能治太夫人病叡明跪而受之忽然

不見以函奉母中惟三寸絹丹書爲日月字母病即愈

出談藪

解叔謙

齊鴈門解叔謙徵爲朝請不赴母疾叔謙夜於庭中稽顙祈福聞空中云得丁公藤爲酒便差訪醫及本草無識者乃崎嶇求訪至宜都境遥見山中老翁伐木問其所用答曰此丁公藤治風尤驗叔謙再拜流涕具欵行求之意此翁愴然以藤與之并示其漬酒之法叔謙受

領此人不復知處依法為酒母疾便愈出談藪

宗元卿

齊南陽宗元卿有志行早孤為母所養母病元卿在遠輒心痛大病則大痛小病則小痛以此為常則鄉里宗敬率號宗曾子出談藪

匡昕

齊廬陵匡昕隱金華山服食不與俗人交母亡已經數日昕奔還號呌母便蘇孝感致也出談藪

曾康祖

齊扶風曾康祖母患乳癰諸醫不能療康祖乃跪以兩手捧乳大悲泣母癰即差出談藪

太平廣記卷一百六十一

太平廣記卷一百六十二

感應二

胡生　劉行者　王法朗

郗法遵　王暉　李夢旗

孟熙

崔愢

譙郡有功曹㠏天統中濟南來府君出除譙郡功曹清河崔愢弱冠有令德於人時春夏積旱送别者千餘人至此㠏上衆渴甚來公有思水之色愢獨見一青烏於㠏中乍飛乍止怪而就焉烏起見一石方五六寸以鞭

撥之清泉湧注㓕以銀瓶瓶滿水立竭惟來公與恕供飲而已議者以為德感所致焉時人異之故以為目出酉陽雜俎

何瑚

梁何瑚字重寶為北征諮議博問彊學幼有令名性淳深事親恭謹母病求醫不乘車馬忽感聖僧體質殊異手執香爐來求齋食而至無早晚故疑其非常如此十餘日母病有瘳僧便辭去留素書般若經一卷因執手

曰貧道是二十七賢聖不近相人感檀越至心故來看病者已差貧道宜還言訖前行忽不見而爐煙香氣一旬方歇精誠所感朝野歎嗟因捨別宅為日愛寺也出辯正論

陳遺

吳人陳遺少為郡吏母好食燋飯遺在役恒帶囊每煮食漉其燋以獻母孫恩作亂遺隨例奔逃母憶遺晝夜哭泣遂失明遺脫難還家入門見母再拜號泣母目忽

然開朗出孝子傳

王虛之

王虛之廬陵西昌人年十三喪父母二十年鹽酢不入口後得重病忽有一人來詣謂之曰君病尋差俄而不見又所住屋室夜有異光庭中橘樹隆冬三實病果尋愈咸以至孝所感出孝子傳

河南婦人

隋大業中河南婦人養姑不孝姑兩目盲婦以蚯蚓為

羹以食之姑怪其味竊藏其一臠留示兒兒見之號泣將錄婦送縣俄而雷雨暴作失婦所在尋見婦自空墮地身及服玩如故而首變為白狗言語如恒自云不孝於姑為天神所罰夫乃斥去之後乞食於道不知所在

出冥報記

岑文本

唐中書令岑文本江陵人少信佛常念誦法華經普門品嘗乘船於巨江中船壞人盡死文本沒在水中聞有

人言但念佛必不死也如是三言之既而隨波涌出已著北岸遂免死後於江陵設齋僧徒集其家有一客僧獨後去謂文本曰天下方亂君幸不預其災終逢太平致富貴也言訖趨出外不見既而文本就齋於自食椀中得舍利二枚後果如其言出法苑珠林

鄭鮮

唐鄭鮮字道子善相法自知命短念無以可延夢見沙門問之須延命耶可大齋日放生念善持齋奉戒可以

延齡得福鮮因奉法遂獲長年出宣驗記

張楚金

唐則天朝刑部尚書張楚金為酷吏周興搆陷將刑乃仰歎曰皇天后土豈不察忠孝乎奈何以無辜獲罪因泣下數行市人皆為歔欷須臾陰雲四塞若有所感旋降敕釋罪宣示訖天地開朗慶雲紛糾時議言其忠正所致也出御史臺記

羅道悰

唐司竹園羅道悰上書忤旨配流時有同流者道病卒泣曰所恨委骨異壤道悰曰吾若生還當取同歸遂瘞之而去及還爲大水漂蕩失其所在道悰哭告之請示其靈俄而水際沸涌又咒曰如真在此下更請一沸又然遂得之誌銘可驗負之還鄉出廣德神異錄

陵空觀

唐景龍四年洛州陵空觀失火萬物並盡惟有一真人巋然獨存乃泥塑爲之乃改爲聖真觀出朝野僉載

皇甫氏

唐僕射裴遵慶母皇甫氏少時常持經經函中有小珊瑚樹異時忽有小龍骨一具立於樹側時人以為裴氏休祥上元中遵慶遂居宰輔云爾出廣異記

田仁會

唐田仁會為郢州刺史自暴得雨人歌曰父母育我田使君精誠為人上天聞田中致雨山出雲但願常在不患貧出廣德神異錄

徐州軍士

唐王智興在徐州法令甚嚴有防秋官健交代歸其妹壻於家中設饌以賀自於厨中磨刀將就坐割羊脚磨訖持之疾行妻兄自堂走入厨倉卒相值鋒正中妻兄心即死所由擒以告智興訊問但稱過誤本無惡意智興不之信命斬之刀輒自刑者手中躍出徑沒於地三換皆然智興異之乃不殺出因話錄

唐宣宗

唐大中初京師嘗淫雨涉月將害粢盛分命禱告百無一應宣宗一日在内殿顧左右曰昔湯以六事自責以身代犧牲雖甚旱卒不為災我今萬姓主遠慙湯德而災若是兆人謂我何乃執鑪降階踐泥焚香仰視若自責者久之御服沾濕感動左右旋踵而急雨止翌日而凝陰開比秋而大有年出貞陵十七史

李彦佐

李彦佐在滄景唐太和九年有詔詔浮陽兵北渡黄河

時冬十二月至濟南郡使擊氷進舟氷觸舟舟覆詔失彦佐驚懼不寢食六日鬢髮白至貌侵膚削從事亦謬其儀形也乃令津吏不得詔盡死吏懼且請公一祝禱于河吏憑公誠明以死索之彦佐乃令具爵酒及祝傳語詰河其旨明天子在上川瀆山嶽祝史咸秩予境之望祀未嘗匱爾河伯洎鱗介之長當衛天子詔何反溺之乎或不獲予將齋告于天天將謫爾吏酹氷辭已忽有聲如震河氷中斷可三十丈吏知彦佐精誠已達乃

沉鉤索而出封角如舊惟篆印微濕耳彥佐所至令嚴務簡推誠於物著聲於官如河水色渾駛流大木與纎芥頃刻千里矣安有舟覆六日一酹而堅氷陷一鈎而沉詔獲得非誠之至乎出闕史

胡生

列子終於鄭今墓在郊藪謂賢者之跡而或禁其樵採焉里有胡生者家貧少爲洗鏡鍍釘之業遇甘果名茶美醖輒祭于禦寇之壟以求聰慧而思學道歷稔忽夢

一人刀劃其腹開以一卷之書置于心腑及覺而吟咏之意皆綺美之詞所得不由於師友也既成卷軸尚不棄於猥賤之業真隱者之風逺近號為胡釘鉸太守名流皆仰矚之而門多長者或有遺賂必見拒也或持茗酒而來則忻然接奉其文略説數篇喜圃田韓少府見訪云忽聞梅福來相訪笑著荷衣出草堂兒童不慣見車馬爭入蘆花深處藏又觀鄭州崔郎中諸妓繡樣云日暮堂前花蕊嬌爭拈小筆上牀描繡成安向春園裏

引得黃鸝下柳條江際小兒垂釣云蓬頭稚子學垂綸側坐莓苔草映身路人借問遥招手恐畏魚驚不譍人

出雲溪友議

劉行者

唐廬陵閬闠中有一劉行者以釘鉸為業性至孝母親患眼二十餘年行者懇苦救療一日忽有衲僧擕淨水銅瓶子覔行者磨洗出百金為酬行者不受告云家有母親患眼多年和尚莫能有藥療否僧云待磨洗瓶子

了與醫磨洗畢便出門而行者隨問之僧云但歸去已與醫了言訖失僧所在行者奔還家見母親忽自牀墜地雙目豁開闔家驚喜方知向者僧是羅漢遂畫其形影供養至今存焉出報應錄

王法朗

唐夔州道士王法朗舌大而長呼文字不甚典切常以為恨因發願讀道德經夢老君與剪其舌覺而言詞輕利精誦五千言頗有徵驗出錄異記

郗法遵

唐道士郗法遵居廬山簡寂觀道行精確獨力檢校已歴數年全無徒弟忽夢玄中法師謂之曰汝無人力甚見勤勞今有二童子所恨年小耳既覺話於衆出山過民王家有孩子年纔一晬見法遵抱其足不肯捨遵去晝夜啼號不息遵復至則欣然後數年父母即捨為童子又一小兒姓劉眼有五色光父母疑其怪異因灸眼尾其光遂絶已四五歲亦捨在觀中相次入道果符玄

中夢授之語矣出錄異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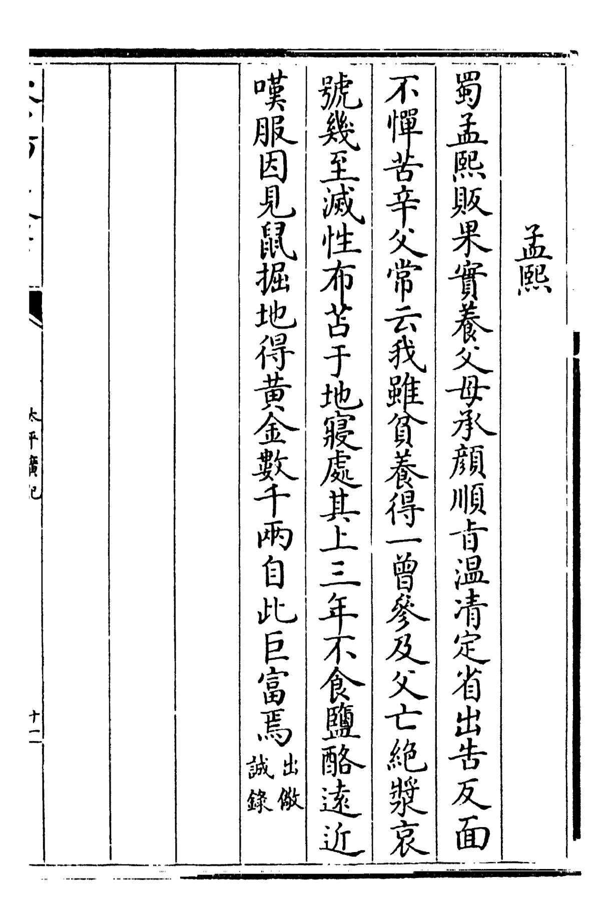
王暉

西蜀將王暉嘗任集州刺史集州城中無水泉民皆汲於野外值岐兵急攻州城且絕其水路城內焦渴旬日之間頗有死者王公乃中夜有所祈請哀告神祇及寐夢一老父告曰州獄之下當有美泉言訖而去王亦驚寤遲明且命畚鍤於所指之處掘數丈乃有泉流居人飲之衆活甚衆岐兵比知城中無水意將坐俟其斃王

公命汲泉水數十甖於城上揚而示之其寇乃去是日神泉亦竭豈王公精誠之所感耶踈勒拜井之事固不虛耳王後致仕家於雍州嘗言之故記耳出玉堂閒話

李夢旗

偽蜀拔山軍卒李夢旗經敵擒歸岐陽老母悲泣因瞽雙目夢旗在岐陽虔祈切至願見慈母三載方還夢旗刺股血點母眼即時如故乃知孝道感通其昭然耳出儆誡錄



孟熙

蜀孟熙販果實養父母承顏順旨溫清定省出告反面不憚苦辛父常云我雖貧養得一曾參及父亡絕漿哀號幾至滅性布苫于地寢處其上三年不食鹽酪遠近嘆服因見鼠掘地得黃金數千兩自此巨富焉出傲誠錄

太平廣記卷一百六十二

太平廣記卷一百六十三

讖應

挽天樞
黃犢子
駱賓王
天后
閻知微
長孫無忌
魏王
武媚娘
孝和
魏叔麟
武三思
孫佺
張易之
飲酒令
白馬寺
李蒙
李遐周
誌公詞
李懷光
王鐸
木成文
草重生
唐國閏
竹貓

歷陽媪

歷陽縣有一媪常為善忽有少年過門求食媪待之甚恭臨去謂媪曰時往縣門見門閫有血可登山避難自是媪日往之門吏問其狀媪具以少年所教答之吏即戲以雞血塗門閫明日媪見有血乃攜雞籠走上山其夕縣陷為湖今和州歷陽湖是也出獨異記

孫權

湓口城漢高祖六年灌嬰所築建安中孫權經住此城

自標作井地遂得故井井中有銘石云漢六年頼陰侯開此井卜云三百年當塞塞後不度百年當為應運者所開權見銘欣悅以為己瑞人咸異之出張僧鑒潯陽記

高熲

西京朝堂北頭有大槐樹隋曰唐興村門首文皇帝移長安城將作大匠高熲常坐此樹下檢挍後栽樹行不正欲去之帝曰高熲坐此樹下不須殺之至今先天一百三十年其樹尚在柯葉森竦根株盤礴與諸樹不同

承天門正當唐興村門首今唐家居焉出朝野僉載

神堯

隋煬帝與神堯高祖俱是獨孤外家然則神堯與煬帝常悔恡每朝謁退煬帝皆有詞然後因賜宴煬帝於衆因戲神堯神堯高顏面皺帝目為阿婆面神堯忿恚不樂洎歸就第怏悵不已見文皇已下告文皇皆無言次告竇皇后曰某身世可悲今日更被上顯毀云阿婆面據是兒孫不免飢凍矣竇后欣躍曰此言可以室家相

賀神堯不喻謂是觧免之詞后曰公封於唐阿婆乃是堂主堂者唐也神堯渙然氷釋喜悅與秦齊諸王私相賀焉出芝田錄

唐高祖

唐北京受瑞壇隋大業十三年高祖令齊王元吉留守辛丑獲青石若龍形文有丹書四字曰李淵萬吉齊王獻之文字映澈宛若龜形帝乃令水漬磨以驗之數日其字愈明內外畢賀帝曰上天明命貺以萬吉宜以少牢祀石龜而爵龜人因立受瑞壇出太原事跡雜記

太行山

唐武德初太行山大聲曰唐國興理萬年出太原事跡雜記

桑條歌

唐永徽年以後人唱桑條歌云桑條韋也女時韋也至神龍年中逆韋應之諂佞者鄭愔作桑條樂詞十餘首進之逆韋大喜擢為吏部侍郎賞縑百匹出朝野僉載

突厥鹽

唐龍朔已來人唱歌名突厥鹽後周聖歷年中差閻知

微和匈奴授三品春官尚書送武延秀娶成默啜女送金銀器物錦綵衣裳以為禮聘不可勝紀突厥翻動漢使並沒立知微為可汗突厥鹽之應出朝野僉載

封中嶽

唐調露中大帝欲封中嶽屬突厥叛而止後又欲封土蕃入寇又停至永淳年又駕幸嵩嶽謠云嵩山凡幾層不畏登不得只畏不得登三度徵兵馬傍道打騰騰嶽下遘疫不愈迴至宮而崩出朝野僉載

楊柳謡

唐永淳之後天下皆唱楊柳楊柳漫頭駈後徐敬業犯事出柳州司馬遂作偽敕自授揚州司馬殺長史陳敬之據江淮反使李孝逸討之斬業首驛馬馱入洛楊柳楊柳漫頭駈此其應也出朝野僉載

黄麞歌

周如意年已來始唱黄麞歌其詞曰黄麞黄麞草裏藏彎弓射你傷俄而契丹反叛殺都督趙翽營府陷没差

總管曹仁師張玄遇麻仁節王孝傑前後百萬衆被賊敗於黄麞谷諸軍並沒罔有孑遺黄麞之歌斯爲驗矣出朝野僉載

苾挈兒

周垂拱已來京都唱苾挈兒歌詞皆是邪曲後張易之小名苾挈出朝野僉載

安樂寺

唐景龍年安樂公主洛州道光坊造安樂寺用錢數百

萬童謡曰可憐安樂寺了了樹頭懸後誅逆韋并殺安樂斬首懸於竿上改為悖逆庶人出朝野僉載

烏鵲窠

唐神龍已後謡曰山南烏鵲窠山北金駱駝鎌柯不鑿孔斧子不施柯此突厥强盛百姓不得斫桑養蠶種禾刈穀之應也出朝野僉載

鯉魚兒

唐景龍中謡曰可憐聖善寺身著緑毛衣牽來河裏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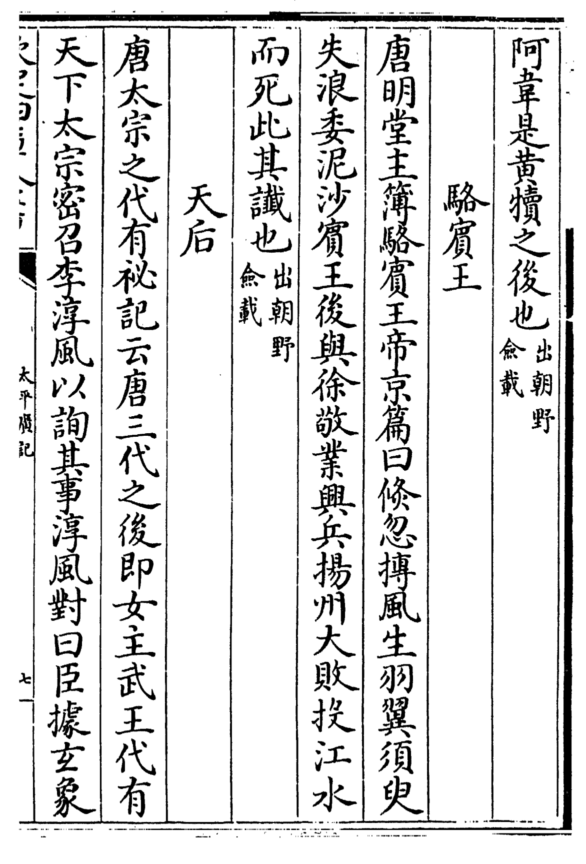
踏殺鯉魚兒至景雲中譙王從均州入都作亂敗走投洛川而死出朝野僉載

挽天樞

唐景雲中謡曰一條麻線挽天樞絶去也神武即位敕令推倒天樞收銅並入尚方此其應驗出朝野僉載

黄犢子

唐景龍中謡云黄牸犢子挽紖斷兩脚踏地鞋韈斷六月平王誅逆韋挽紖斷者韋欲作亂鞋韈斷者事不成


阿韋是黃犢之後也 出朝野僉載

駱賓王

唐明堂主簿駱賓王帝京篇曰倏忽搏風生羽翼須臾失浪委泥沙賓王後與徐敬業興兵揚州大敗投江水而死此其讖也 出朝野僉載

天后

唐太宗之代有祕記云唐三代之後即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太宗密召李淳風以詢其事淳風對曰臣據玄象

推算其兆已成然其人已生在陛下宫内從今不踰四十年當有天下誅殺唐氏子孫殆將殲盡帝曰求而殺之如何淳風曰天之所命不可廢也王者不死雖求恐不可得且據占已長成復在宫内已是陛下眷屬更四十年又當衰老老則仁慈其於陛下子孫或不甚損今若殺之即當復生更四十年亦堪御天下矣少壯嚴毒殺之為血讐即陛下子孫無遺類矣出談賓錄

閻知微

唐麟德已來百姓飲酒唱歌曲終而不盡者號為族鹽後閻知微從突厥領賊破趙定後知微來則天大怒磔於西市命百官射之河內王武懿宗去七步射三發皆不中其怯懦也如此知微身上箭如蝟毛剉其骨肉夷其九族疎親先不相識者皆斬之小兒年七八歲驅抱向西市百姓哀之擲餅果與者仍相爭奪以為戲笑監刑御史不忍害奏捨之其族鹽之言於斯應矣（出朝野僉載）

長孫無忌

唐趙公長孫無忌以烏羊毛為渾脫氊帽天下慕之其帽為趙公渾脫後坐事長流嶺南渾脫之言於是效焉出朝野僉載

魏王

唐魏王為巾子向前踣天下欣欣慕之名為魏王踣後坐死至孝和時陸頌亦為巾子同此樣時人又名為陸頌踣未一年而陸頌殞出朝野僉載

武媚娘

唐永徽後天下唱武媚娘歌後立武氏爲皇后大帝崩則天臨朝改號大周二十餘年武氏彊盛武氏三王梁魏定等並開府自餘郡五十餘人幾遷鼎矣出朝野僉載

孝和

唐咸亨已後人皆云莫浪語阿婆嗔三叔聞時笑殺人後果則天即位至孝和嗣之阿婆者則天也三叔者孝和爲第三也出朝野僉載

魏叔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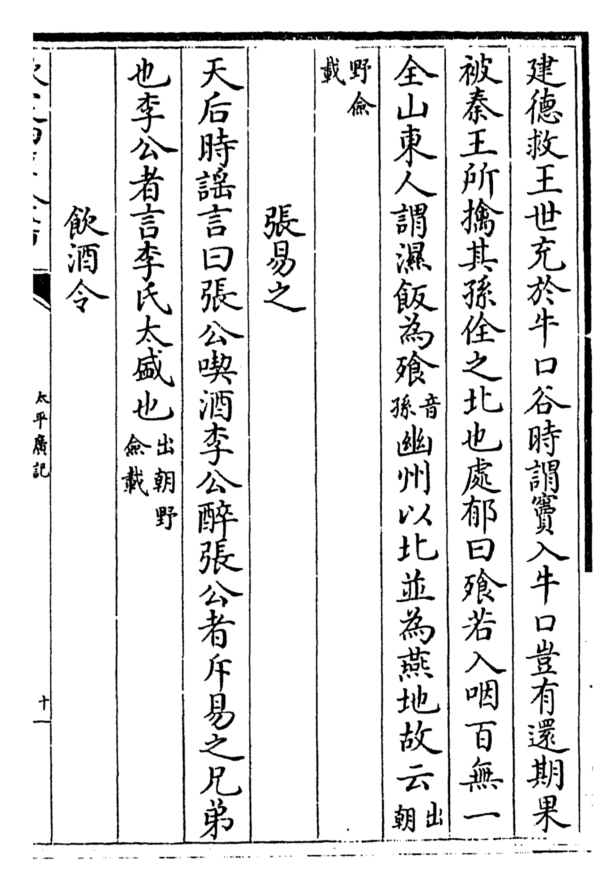
唐魏僕射子名叔麟識者曰叔麟反語身戮也後果被羅織而殺之出朝野僉載

武三思

梁王武三思唐神龍初改封德靖王識者言德靖鼎賊也果有窺鼎之志被鄭克等斬之出朝野僉載

孫佺

唐孫佺為幽州都督五月北征時軍師李處郁諫五月南方火北方水火入水必滅佺不從果沒八萬人昔竇



建德救王世充於牛口谷時謂竇入牛口豈有還期果被秦王所擒其孫侄之北也處郁曰飧若入咽百無一全山東人謂溼飯為飧（音孫）幽州以北並為燕地故云（出朝野僉載）

張易之

天后時謠言曰張公喫酒李公醉張公者斥易之兄弟也李公者言李氏太盛也（出朝野僉載）

飲酒令

唐龍朔年已來百姓飲酒作令云子母相去離連臺拗倒子母者盞與盤也連臺者連盤拗盞倒也及天后永昌中羅織事起有宿衛十餘人於清化坊飲為此令此席人進狀告之十人皆棄市自後廬陵徙均州則子母相去離也連臺拗倒者則天被廢諸武遷放之兆出朝野僉載

白馬寺

唐神武皇帝七月即位東都白馬寺鐵像頭無故自落於殿門外自後捉搦僧尼嚴急令拜父母等未成者並

停革後出者科決還俗者十八九焉出朝野僉載

李蒙

開元五年春司天奏玄象有謫見其災甚重玄宗震驚問曰何祥對曰當有名士三十人同日冤死今新及第進士正應其數其年及第李蒙者貴主家壻上不言其事密戒主曰每有大遊宴汝愛壻可閉留其家主居昭國里時大合樂音曲遠暢曲江漲水聯舟數艘進士畢集蒙聞乃踰垣奔赴羣衆愜望才登舟移就水中暴風忽起畫舸

平沉聲妓篙工不知紀極三十進士無一生者出獨異志

李遐周

天寶中李遐周頗有道術多在禁署徙居宫觀於所居院内題詩不啻千言皆預紀上皇幸蜀禄山僭位之事初亦不悟後方豁然略舉一篇云燕市人皆去函關馬不歸如逢山下鬼環上繫羅衣貴妃小字阿環山下鬼嵬字也出杼野情詩

誌公詞

劉禹錫曰逆胡之將亂中原梁朝誌公大師已贈詞曰兩角女子綠衣裳却背太行邀君王一止之月必消亡兩角女子安字也綠者祿也一止正月也果正月敗亡聖矣符誌公之寓言也出劉公嘉話錄

李懷光

馬燧討李懷光自太原引兵至寶鼎下營問其地名埋懷村乃大喜曰擒賊必矣出國史補

王鐸

唐乾符中荆州節度使晉公王鐸後為諸道都統時木星入南斗數夕不退鐸覩之問諸星者吉凶安在咸曰金火土犯斗即為災惟木當為福耳或然之時有術士邊岡洞曉天文精通歷數謂晉公曰惟斗帝王之宫宿惟木為福神當以帝王占之然則非福於今必當有驗於後未敢言之他日晉公屏左右密問岡曰木星入斗當王之兆木在斗中朱字也識者言唐世嘗有緋衣之讖或言將來革運或姓裴或姓牛以裴字為緋衣牛字

著人即朱也所以裴晉公度牛相國僧孺每罹此謗李衛公斥周秦行記乃斯事也安知鍾於碭山之朱乎出北夢瑣言

木成文

梁開平二年使其將李思安攻潞州營於壺口關伐木為柵破一大木木中朱書隸文六字曰天十四載石進思安表上之其羣臣皆賀以為十四年必有遠夷貢珍寶者其司天少監徐鴻謂所親曰自古無一字為年號

者上天符命豈關文乎吾以丙申之年當有石氏王此地者移四字中兩竪畫置天字左右即丙字也移四之外圍以十字貫之即申字也後至丙申歲晉高祖以石姓起并州如鴻之言出稽神錄

草重生

初董昌未敗前狂人於越中旗亭客舍多題詩四句曰日日草重生悠悠傍素城諸侯逐白兔夏滿鏡湖平初人不曉其詞及昌敗方悟草重董字日日昌字素城越

城隋越國公楊素所築也諸侯者猴乃錢鏐申生屬也白兎昌卯生屬也夏滿六月也鏡湖者越中也出會稽錄

唐國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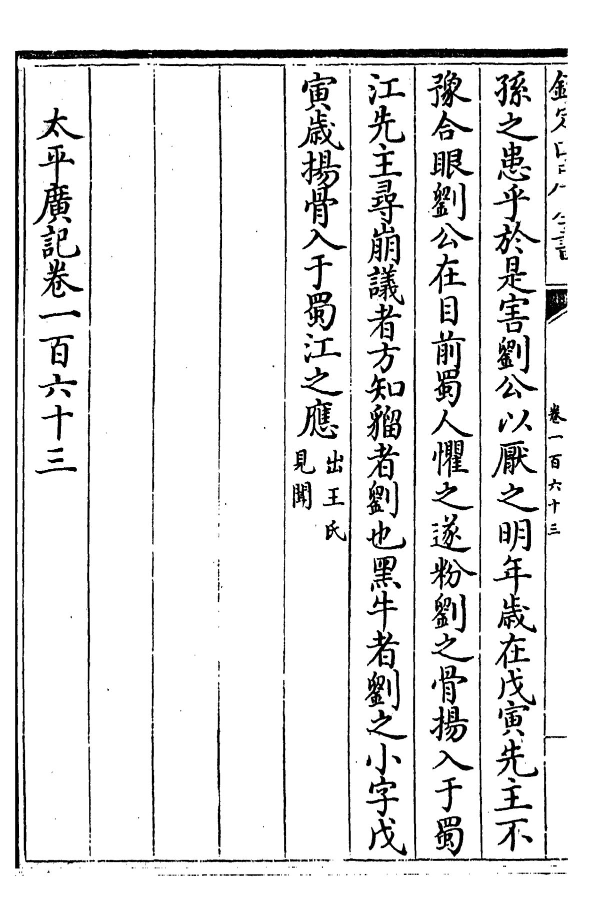
偽蜀後主王衍以唐襲宅建上清宮於老君尊像殿中列唐朝十八帝真乃備法駕謁之識者以為拜唐乃歸命之先兆也先是司天監胡秀林進歷移閏在丙戌年正月有向隱者亦進歷用宣明法閏乙酉年十二月既有異同彼此紛訴仍於界上取唐國歷日近臣曰宜用

唐國閏月也因更改閏十二月街衢賣歷者云只有一月也其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國滅胡秀林是唐朝司天少監仕蜀别造永昌正象歷推步之妙天下一人然移閏之事不爽歷議常人不可輕知之出北夢瑣言

竹貀

竹貀者食竹之鼠也生於深山溪谷竹林之中無人之境非竹不食巨如野貍其肉肥脆山民重之每發地取之甚艱岐梁脽𥅿之年秦隴之地無遠近巖谷之間此

物爭出投城隍及所在民家或穿墉壞城或自門閾而入犬食不盡則並入人家房內秦民之口腹飫焉忽有童謡曰貓貓引黑牛天差不自由但看戊寅歲揚在蜀江頭智者不能議之庚午歲大梁同州節度使劉知俊叛梁入秦家于天水天水破流入蜀居數年間蜀人又謡曰黑牛無繫絆棬繩一時斷偽蜀先主聞之懼曰黑牛者劉之小字棬繩者吾子孫之名也葢前輩連宗字後輩連承字為名棬繩與宗承音同吾老矣得不為子



孫之患乎於是害劉公以厭之明年歲在戊寅先主不豫合眼劉公在目前蜀人懼之遂粉劉之骨揚入于蜀江先主尋崩議者方知貓者劉也黑牛者劉之小字戊寅歲揚骨入于蜀江之應出王氏見聞

太平廣記卷一百六十三

太平廣記卷一百六十四

名賢

郭林宗　李膺　徐孺子

鄭玄　蔡邕　崔仁師

張文瓘　虞世南　馬周

員半千　嚴安之　蕭穎士

蕭嵩　于休烈　李廙

鄭絪　獨孤郁　趙逢

諷諫

晏子　優旃　東方朔

簡雍　斛律豐樂　高季輔

李景伯　蘇頲　黄幡綽

李絳

名賢

郭林宗

郭林宗來遊京師當還鄉里送車千許乘李膺亦在焉衆人皆詣大槐客舍而别獨膺與林宗共載乘薄笨車上大槐坂觀者數百人引領望之眇若松喬之在霄漢出商芸小說

李膺

李膺恒以疾不送迎賓客二十日乃一通客惟陳仲弓來輒乘輦出門迎之出膺家錄

李元禮謖謖如勁松下風膺居陽城時門生在門下者

恒有四五百人膺每作一文出手門下共爭之不得墮地陳仲弓初令大兒元方來見膺與言語訖遣廚中食元方喜以為合意當復得見焉 出商芸小說

膺同縣聶季寶小家子不敢見膺杜周甫知季寶不能定名以語膺呼見坐置砌下牛衣上一與言即決曰此人當作國士卒如其言 出商芸小說

膺為侍御史青州凡六郡唯陳仲舉為樂安視事其餘皆病七十縣並棄官而去其威風如此 出商芸小說

膺坐黨事與杜密荀翊同繫新汲縣獄時歲日翊引杯曰正朝從小起膺謂曰死者人情所惡今子無恡色者何翊曰求仁得仁又誰恨也膺乃嘆曰漢其亡矣漢其亡矣夫善人天地之紀而多害之何以存國出李膺家錄

徐孺子

陳仲舉雅重徐孺子為豫章太守至便欲先詣之主簿曰羣情欲令府君先入拜陳曰武王軾商容之閭席不暇暖吾之禮賢有何不可出商芸小說

徐孺子年九歲甞月下戲人語之若令月無物極當明邪徐曰不爾譬如人眼中有童子無此如何不暗

出世說

鄭玄

鄭玄在徐州孔文舉時為北海相欲其返郡敦請懇惻使人繼踵又教曰鄭公久遊南夏今艱難稍平儻有歸來之思無寓人於室毁傷其藩垣林木必繕治牆宇以俟還及歸融告僚屬昔周人尊師謂之尚父今可咸曰

鄭君不得稱名也袁紹一見玄歎曰吾本謂鄭君東州名儒今乃是天下長者夫以布衣雄世斯豈徒然哉及去紹餞之城東必欲玄醉會者三百人皆使離席行觴自旦及暮計玄可飲三百餘杯而温克之容終日無怠

出商芸小說

蔡邕

張衡死月蔡邕母始懷孕此二人才貌甚相類時人云邕是衡之後身初司徒王允數與邕會議允詞常屈由

是衘邕及允誅董卓并收邕衆人爭之不能得太尉馬日磾謂允曰伯喈忠直素有孝行且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定十志今子殺之海內失望矣允曰無蔡邕獨當無十志何損遂殺之出商芸小說

東國宗敬邕不言名咸稱蔡君兗州陳留並圖畫蔡邕形像而頌之曰文同三閭孝齊參騫出邕別傳

崔仁師

唐崔仁師為度支郎中奏財物數千言手不執本太宗

怪之令杜正倫齋本對唱一無所誤出神異錄

張文瓘

宰相以政事堂供饌彌美議減之張文瓘曰此食天子所重以機務待賢才吾輩若不任其職當自陳乞以避賢路不宜減削公膳以邀求名譽國家所費不在於此苟有益於公道斯亦不為多也出談賓錄

虞世南

太宗嘗出行有司請載副書以從帝曰不須虞世南在

此行祕書也太宗稱世南博聞德行書翰詞藻忠直一人而兼是五善太宗聞世南薨哭之慟曰石渠東觀之中無復人矣世南之為祕書於省後堂集羣書中事可為文用者號為北堂書抄今此堂猶存而書盛行於代

出國朝雜事

馬周

馬周西行長安至新豐宿於逆旅主人唯供諸商販而不顧周遂命酒悠然獨酌主人翁深異之及為常何陳

便宜二十餘事太宗怪其能問何何答曰此非臣發慮乃臣家客馬周也太宗即日召之未至間遣使催促者數四及謁見語甚悅授監察御史奏罷傳呼置皷每擊以驚衆時人便之遷中書令周病消渴彌年不瘳時駕幸翠微宮敕求勝地為周起宅名醫內使相望不絕每令常食以御膳供之太宗躬為調藥皇太子臨問出談賓錄

員半千

員半千本名餘慶與王義方善謂曰五百年一賢足下

當之矣遂改爲半千高宗御武成殿召舉人問天陣地陣人陣如何半千曰師出以義有若時雨天陣也兵在足食且耕且戰地陣也卒乘輕利將帥和睦人陣也上奇之充土蕃使則天即位留之曰境外不足煩卿撰明堂新禮上之又撰封禪壇碑十二首遷正諫大夫兼控鶴供奉半千以古無此名又授者皆薄徒請罷之由是忤旨出廣德神異錄

嚴安之

玄宗御勤政樓大酺縱士庶觀看百戲競作人物填咽金吾衛士白棒雨下不能制止上患之謂高力士曰吾以海内豐稔四方無事故盛為宴欲與百姓同歡不知下人喧亂如此汝有何方止之力士奏曰臣不能也陛下試召嚴安之處分打場以臣所見必有可觀也上從之安之至則周行廣場以手板畫地示衆人約曰踰此者死以是終五日酺宴咸指其畫曰嚴公界無一人敢犯者 出開天傳信記

蕭頴士

蕭頴士文章學術俱冠詞林負盛名而湮沈不遇常有新羅使至云東夷士庶願請蕭夫子為國師事雖不行其聲名遠播如此出翰林盛事

蕭嵩

蕭嵩為相引韓休同列及在相位稍與嵩不協嵩因乞骸骨上慰嵩曰朕未厭卿卿何庸去乎嵩俯伏曰臣待罪宰相爵位已極幸陛下未厭臣得以乞身如陛下厭

臣臣首領不保又安得自遂因隕涕上為之動容曰卿言切矣朕思之未決卿歸私第至夕當有使如無使旦日宜如常朝謁及日暮命力士詔嵩曰朕惜卿欲固留而君臣終始貴全大義亦國家之美事也今除卿右丞相是日荆州始進黃柑上以素羅帕包其二以賜之出柳氏史

于休烈

于休烈至性貞慤機鑒敏悟肅宗踐阼休烈自中都赴

行在拜給事中遷太常少卿知禮儀使中原蕩覆文物未備休烈獻五代論肅宗甚嘉之遷工部在朝凡三十餘年歷掌清要家無擔石之蓄恭儉温仁未嘗見喜慍於顏色而親賢下士推轂後進雖位重年高曾無倦色篤好書籍手不釋卷出談賓錄

李廙

尚書左丞李廙有清德其妹劉晏妻也晏方秉權嘗造廙延至寢室見其門簾甚弊乃令潛度廣狹以竹織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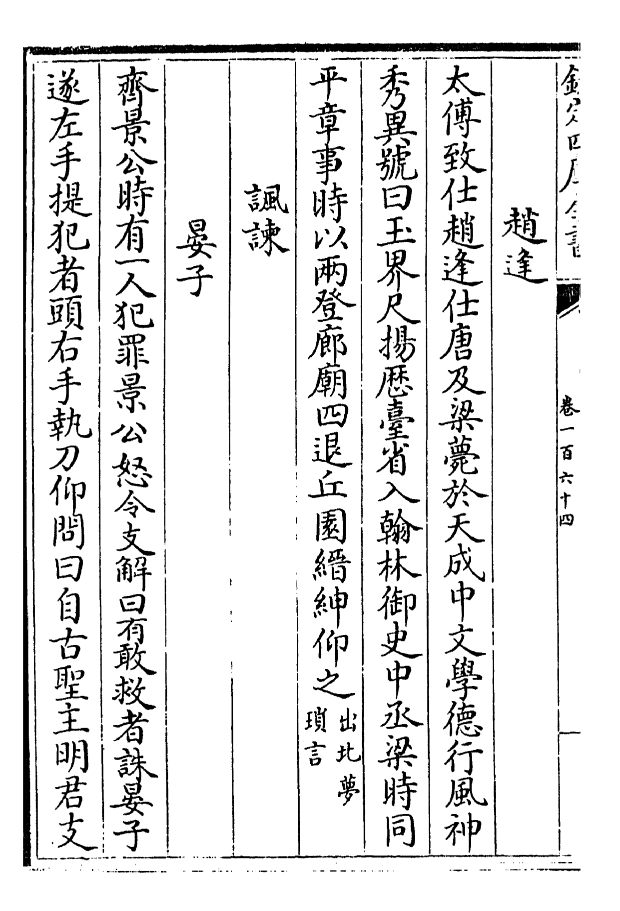
不加緣飾將以贈廙三擕至門不敢發言而去出國史補

鄭絪

順宗風噤不言太子未立牛美人有異志上乃召學士鄭絪於小殿令草立儲宮德音絪搦管不請而書立嫡以長四字跪而呈上順宗深然之乃定出國史補

獨孤郁

獨孤郁權相之子壻也歷掌內外綸誥有美名憲宗歎曰我女壻不如德與女壻出國史補



趙逢

太傅致仕趙逢仕唐及梁薨於天成中文學德行風神秀異號曰玉界尺揚歷臺省入翰林御史中丞梁時同平章事時以兩登廊廟四退丘園搢紳仰之出北夢瑣言

諷諫

晏子

齊景公時有一人犯罪景公怒令支解曰有敢救者誅晏子遂左手提犯者頭右手執刀仰問曰自古聖主明君支

解人從何而始公遽曰捨之寡人過也出獨異志

優旃

秦優旃善為笑言然合於道始皇甞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西至陳倉優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賊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始皇乃止及二世立欲漆其城優旃曰善雖百姓愁費然大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即欲漆之極易難為蔭室二世笑之而止出啓顏錄

優旃侍始皇立於殿上秦法重非有詔不得輒移足時

天寒雨甚武士陛楯立於庭中優旃欲救之戲曰陛楯郎汝雖長雨中立我雖短殿上幸無濕始皇聞之乃令徙立於廡下出獨異志

東方朔

漢武帝欲殺乳母母告急於東方朔曰帝怒而傍人言益死之速耳汝臨去但屢顧我當設奇以激之乳母如其言朔在帝側曰汝宜速去帝今已大豈念汝乳哺之時恩邪帝愴然遂赦之出獨異志

簡雍

蜀簡雍少與先主有舊隨從周旋為昭德將軍時天旱禁酒釀者刑吏於人家索得釀具論者欲令與造酒者同罰雍從先主遊觀見一男子路中行告先主曰彼人欲淫何以不縛先主曰卿何以知之雍對曰彼有淫具與欲釀何殊先主大笑而原捨釀者罪出啓顏錄

斛律豐樂

北齊高祖嘗宴羣臣酒酣各令歌樂武衛斛律豐樂歌

曰朝亦飲酒醉暮亦飲酒醉日日飲酒醉國計無取次上曰豐樂不諂是好人也出談藪

高季輔

唐高季輔切陳得失太宗特賜鍾乳一劑曰卿進藥石之言故以藥石相報尋更賜金背鏡一面以表其清鑒出談賓錄

李景伯

景龍中中宗游興慶池侍宴者遞起歌舞并唱迴波詞

方便以求官爵給事中李景伯亦唱曰迴波爾時酒卮微臣志在箴規侍宴已過三爵諠譁竊恐非宜於是乃罷坐出國史異纂

蘇頲

玄宗時以林邑國進白鸚鵡慧利之性特異常者因暇日以金籠飾之示於三相上再三美之時蘇頲初入相每以忠讜勵已因前進曰禮云鸚鵡能言不離飛鳥臣為陛下深以為志出松窻錄

黃幡綽

唐玄宗問黃幡綽是勿兒得人憐是勿兒猶言何兒也對曰自家兒得人憐時楊妃寵極中宮號祿山為子肅宗在東宮常危上聞幡綽言俛首久之出因話錄

李絳

憲宗時中官吐突承璀有恩澤欲為上立德政碑碑屋已成磨礱石訖請宣索文時李絳為翰林學士奏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無立碑紀美之事恐取笑夷夏上深然之遽命拆屋廢石承璀奏碑屋用功

極多難便毀折欲堅其請上曰急索牛拽倒其納諫如

此（出盧氏雜說）

太平廣記卷一百六十四

太平廣記卷一百六十五

廉儉

夏侯孜　裴坦　温璭
仲庭預
吝嗇
漢世老人　沈峻　李崇
南陽人　夏侯處信　柳慶
夏侯彪　鄭仁凱　鄧祐
韋莊　王叟　王鍔
裴璩　歸登

廉儉

陸績

吳陸績爲鬱林郡守罷秩泛海而歸不載寶貨舟輕用巨石重之人號鬱林石出傳載

齊明帝

齊明帝嘗飲食捉竹筯謂衛尉應昭光曰卿解我用竹筯意否答曰昔夏禹衣惡往誥流言象筯叅腴先哲垂誡今睿情沖素還風反古太平之跡唯竹筯而已

出談藪

甄彬

齊有甄彬者有器業嘗以一束苧於荆州長沙西庫質錢後贖苧於束中得金五兩以手巾裹之彬得金送還西庫道人大驚曰近有人以金質錢時怱遽不記録檀越乃能見歸恐古今未之有也輒以金之半仰酬往復十餘堅然不受因詠曰五月披羊裘負薪豈拾遺者也彬後為郫令將行辭太祖時同列五人上誡以廉慎至

於彬獨曰卿昔有還金之美故不復以此誡也出談藪

高允

後魏高允字伯恭燕太尉中郎韜之子早有奇度博通經史神嘉中與范陽盧玄趙郡李靈博陵崔鑒等以賢俊之冑同被詔徵拜中書侍郎領著作與崔浩同撰書及浩遇害以允忠直不苟特見原宥性清儉雖累居顯貴而志同貧賤高宗幸其宅唯草屋數間布被縕袍廚中鹽菜而已帝歎息曰古之清貧豈有此乎賜之粟帛

出談藪

崔光

後魏自太和遷都之後國家殷富庫藏盈溢錢絹露積於廊廡間不可校數太后賜百官負絹任意自量朝臣莫不稱力而去唯章武王融與陳留侯李崇負絹過任蹶倒傷踝太后即不與之令其空出時人笑焉侍中崔光止取兩匹太后問曰侍中何少對曰臣有兩手唯堪兩匹所獲多矣朝貴服其清廉出洛陽伽藍記

長孫道生

司空上黨王長孫道生代人性忠謹儉素雖為三公而居處卑陋出鎮之後子頗加修葺及還歎曰吾為宰相無以報國負乘是懼昔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宅為今彊寇尚遊魂漠北吾豈可安坐華美乎乃令毀之時人比之晏嬰焉出談藪

唐玄宗

肅宗為太子時常侍膳尚食置熟俎有羊臂臑上顧使

太子割肅宗既割餘污漫在手以餅潔之上熟視不懌肅宗舉餅啖之上甚悅謂太子曰福當如是愛惜出柳氏史

肅宗

韓擇木奏賀肅宗節儉妓樂無綺綉之飾飲食無珍羞之具上因出衣袖以示之曰朕此三澣矣出譚氏史

盧懷慎

唐盧懷慎清慎貞素不營資產器用屋室皆極儉陋既貴妻孥尚不免飢寒而於故人親戚散施甚厚為黄門

侍郎在東都掌選事奉身之具纔一布囊耳後爲黄門
監兼吏部尚書臥病既久宋璟盧從願常相與訪焉懷
慎臥於弊簀單席門無簾箔每風雨至則以席蔽焉常
器重璟及從願見之甚喜留連永日命設食有蒸豆兩
甌菜數莖而已此外儵然無辦因持二人手謂曰二公
當出入爲藩輔聖上求理甚切然享國歲久近者稍倦
於勤當有小人乘此而進君其志之不數日而終疾既
篤因手疏薦宋璟盧從願李傑李朝隱上覽其表益加

悼惜既歿家無留儲唯蒼頭白鷳以給喪事上因按獵於城南望墟落間環堵卑陋其家若有所營因馳使問焉還白懷慎大祥方設齋會上因為罷獵憫其貧匱即以縑帛贈之出明皇雜錄

又云盧懷慎無疾暴卒夫人崔氏止其兒女號哭曰公命未盡我得知之公清儉而潔廉謇進而謙退四方賂遺毫髮不留與張說同時為相今說納貨山積其人尚在而奢儉之報豈虛也哉及宵分公復生左右以夫人之

言啟陳懷慎曰理固不同冥司有三十爐日夕為説鼓鑄横財我無一焉惡可並哉言訖復絶出獨異志

李勉

天寶中有書生旅次宋州時李勉少年貧苦與一書生同店而不旬日書生疾作遂至臨絶語勉曰某家住洪州將於北都求官於此得疾且死其命也因出囊金百兩遺勉曰某之僕使無知有此者足下為我畢死事餘金奉之勉許為辦事餘金乃密置於墓中而同葬焉後

數年勉尉開封書生兄弟齎洪州牒來而累路尋生行止至宋州知李為主喪事專詣開封詰金之所勉請假至墓所出金付焉出尚書譚錄

杜黃裳

李師古跋扈憚杜黃裳為相未敢失禮乃命一幹吏寄錢數千緡并氈車子一乘亦近直千緡使者未敢遽送乃於宅門伺候累日有綠輿自宅出從婢二人皆青衣襤褸問何人曰相公夫人使者遽歸以白師古師古乃

折其謀終身不敢失節出幽閒鼓吹

陽城

陽道州城未嘗有蓄積雖所服用不可闕者客稱某物可佳可愛陽輒喜舉而授之有陳萇者候其出始請月俸常往稱其錢帛之美月有獲焉出傳載

城之為朝士也家苦貧常以木枕布衾質錢數萬人爭取之出傳載

鄭餘慶

鄭餘慶清儉有重德一日忽召親朋官數人會食衆皆驚朝僚以故相望重皆淩晨詣之至日高餘慶方出閒話移時諸人皆枵然餘慶呼左右曰處分廚家爛蒸去毛莫拗折項諸人相顧以爲必蒸鵝鴨之類逡巡舁臺盤出醬醋亦極香新良久就餐每人前下粟米飯一椀蒸葫蘆一枚相國餐美諸人強進而罷出盧氏雜說

鄭澣

鄭澣以儉素自居尹河南日有從父昆弟之孫自覃懷

來謁者力農自贍未嘗干謁拜揖甚野束帶亦古澣之
子弟僕御皆笑其踈質而澣獨憐之問其所欲則曰某
為本邑以民待之久矣思得承乏一尉乃錦游鄉里也
澣然之而澣之清譽重德為時所歸或書於郡守猶臂
之使指也鄭孫將去前一日召甥姪與之會食有蒸餅
鄭孫去其皮而後食之澣大嗟怒謂曰皮之與中何以
異也僕嘗病澆態訛俗驕侈自奉思得以還淳反樸敦
厚風俗是獨憐子力田弊衣必能知艱於稼穡奈何嚣

浮甚於五侯家綺紈乳臭兒邪因引手請所棄者鄭孫錯愕失據器而奉之澣盡食之遂揖歸賓閤贈五縑而遣之出闕史

文宗

文宗命中使宣兩軍中尉及諸司使内官等不許著紗縠綾羅巾其後駙馬韋處仁見巾夾羅巾以進上曰本慕卿門戶清素故俯從選尚如此巾服從他諸戚為之卿不須為也出盧氏雜說

夏侯孜

夏侯孜為左拾遺甞著綠桂管布衫朝謁開成中文宗無忌諱好文問孜衫何太麤澀具以桂布為對此布厚可以敵寒他日上問宰臣朕察拾遺夏侯孜必貞介之士宰臣具以密行今之顏冉上嗟嘆久之亦傚著桂管布滿朝皆傚傚之此布為之貴也出芝田錄

裴坦

楊收段文昌皆以孤進貴為宰相率愛奢侈楊收女適

裴坦長子資裝豐厚什器多用金銀而坦尚儉聞之不樂一日與其妻及兒女宴飲臺上用楪盛果實坦欣然既視其器内有以犀為飾者坦盛怒遽推倒茶臺拂袖而出乃曰破我家也他日收果以納賂竟至不令宜哉

出北夢瑣言

温璉

幽州從事温璉燕人也以儒學著稱與瀛王馮道幼相善曾經兵亂有賣漆燈檛於市者璉以為鐵也遂數錢

買之累日家人用然膏燭因拂拭乃知銀也大小觀之

靡不欣喜唯璉憫然曰非義之物安可寶之遂訪其賣

主而還之彼曰某自不識珍奇鬻於街肆郎中厚加酬

直非强買也不敢復收璉固還之乃拜受而去別賣四

五萬將其半以謝之璉終不納遂施於僧寺用飾佛像

冀祝璉之壽也當時遠近罔不推服以其有仁人之行

後官至尚書侍郎卒（出劉氏耳目記）

仲庭預

舊蜀嘉王召一經業孝廉仲庭預令教授諸子庭預雖通墳典常厄飢寒至門下亦未甚禮時方凝寒正以舊火爐送學院庭預方獨坐太息以筯撥灰俄灰中得一雙金火筯遽求謁見王王曰貧窮之士見吾必有所求命告庭預曰見為製衣庭預白曰非斯意嘉王素樂神仙多採方術恐其別有所長勉強而見庭預遽出金火筯陳其本末王曰吾家失此物已十年吾子得之還以相示真有古人之風贈錢十萬衣一襲米麥三十石竟

以賓介相遇禮待甚厚薦授滎州錄事參軍出玉溪編事

吝嗇

漢世老人

漢世有人年老無子家富性儉嗇惡衣蔬食侵晨而起侵夜而息營理產業聚斂無厭而不敢自用或人從之求丐者不得已而入內取錢十自堂而出隨步輒減比至於外纔餘半在閉目以授乞者尋復囑云我傾家贍君慎勿他說復相效而來老人俄死田宅沒官貨財充

於內婿矣出笑林

沈峻

吳沈峻字叔山有名譽而性儉吝張溫使蜀與峻別峻入內良久出語溫曰向擇一端布欲以送卿而無麤者溫嘉其無隱又甞經太湖岸上使從者取鹽水已而恨多敕令還減之尋亦自愧曰此吾天性也又説曰姚彪與張溫俱至武昌遇吳興沈珩守風糧盡遣人從彪貸鹽一百斛彪性峻直得書不荅方與溫談論良久呼左

右倒百斛鹽著江中謂温曰明吾不惜惜所與耳沈珩弟峻有名譽而性儉吝出笑林

李崇

後魏高陽王雍性奢豪嗜食味厚自奉養一食必以數萬錢為限海陸珍羞方丈於前陳留侯李崇謂人曰高陽一食敵我千日崇為尚書令儀同三司亦富傾天下僮僕千人而性多儉吝惡衣麤食食常無肉止有韭茹韭菹崇家客李元祐語人云李令公一食十八種人問

其故元祐曰二韭十八閘者大笑出洛陽伽藍記

南陽人

南陽有人為生奥博性殊儉吝冬至日女壻謁之乃設一銅瓶酒數臠獐肉壻恨其單率一舉盡之主人愕然俛仰命益如此者再退而責其女曰某郎好酒故汝常貧及其死後諸子爭財遂凡殺之出顔氏家訓

夏侯處信

唐夏侯處信為荆州長史有賓過之處信命僕作食僕

附耳語曰溲幾許麵信曰兩人二升即可矣僕入久不出賔以事告去信遽呼僕僕曰已溲訖信鳴指曰大異事良久乃曰可總燔作餅吾公退食之信又甞以一小瓶貯醯一升自食家人不沾餘瀝僕云醋盡信取瓶合於掌上餘數滴因以口吸之凡市易必經手乃授直識者鄙之出朝野僉載

柳慶

廣州錄事參軍柳慶獨居一室器用食物並致臥內奴

有私取鹽一撮者慶鞭之見血出朝野僉載

夏侯彪

夏侯彪夏月食飲生蟲在下未曾歴口嘗送客出門奴盜食臠肉彪還覺之大怒乃捉蠅與食令嘔出之出朝野僉載

鄭仁凱

鄭仁凱為密州刺史有小奴告以履穿凱曰阿翁為汝經營鞋有頃門夫著新鞋者至凱廳前樹上有鴷啄木也窠遣門夫上樹取其子門夫脫鞋而緣之凱令奴著鞋

而去門夫竟至徒跣凱有德色出朝野僉載

鄧祐

安南都護鄧祐韶州人家巨富奴婢千人恒課口腹自供未曾設客孫子將一鴨私用祐以擅破家資鞭二十出朝野僉載

韋莊

韋莊頗讀書數米而炊秤薪而爨炙少一臠而覺之一子八歲而卒妻斂以時服莊剝取以故席裹尸殯訖擧

其席而歸其憶念也嗚咽不自勝唯慳吝耳出朝野僉載

王叟

天寶中相州王叟者家鄴城富有財唯夫與妻更無兒女積粟近至萬斛而夫妻儉嗇頗甚常食陳物纔以充腸不求豐厚莊宅尤廣客二百餘戸叟嘗巡行客坊忽見一客方食盤飡豐盛叟問其業客云唯賣雜粉香藥而已叟疑其作賊問汝有幾財而衣食過豐也此人云唯有五千之本逐日食利但存其本不望其餘故衣食

常得足耳叟遂大悟歸謂妻曰彼人小得其利便以充身可謂達理吾今積財巨萬而衣食陳敗又無子息將以遺誰遂發倉庫廣市珍好恣其食味不數日夫妻俱夢為人所錄枷鏁禁繫鞭撻俱至云此人妄破軍糧覺後數年夫妻並卒官軍圍安慶緒於相州盡發其廩以供軍焉出原化記

王鍔

王鍔累任大鎮財貨成積有舊客諭以積而能散之義

後數日復見鍔鍔曰前所見戒誠如公言已大散矣客請問其名鍔曰諸男各與萬貫女壻各與千貫矣出國史補

裴璩

裴司徒璩性靳嗇廉問江西日凡什器圖障皆新其制閟屋貯之未嘗施用每有宴會即於朝士家借之出北夢瑣言

歸登

歸登尚書性甚吝嗇常爛一羊脾旋割旋噉封其殘者

一日登妻誤於封處割食登不見元封大怒其內由是

沒身不食肉登每浴必屏左右或有自外窺之乃巨黿

也出北夢瑣言

太平廣記卷一百六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一百六十六

氣義一

鮑子都

魏鮑子都暮行於野見一書生卒心痛子都下馬為摩其心有頃書生卒子都視其囊中有素書一卷金十餅

乃賷二餅具葬書生其餘枕之頭下置素書於腹傍後數年子都於道上有乘騘馬者逐之既及以子都為盜固問兒屍所在子都具言於是相隨往開墓取兒屍歸見金八餅在頭下素書在腹傍舉家感子都之德義由是聲名大振出獨異志

楊素

陳太子舍人徐德言之妻後主叔寶之妹封樂昌公主才色冠絶德言為太子舍人方屬時亂恐不相保謂其

妻曰以君之才容國亡必入權豪之家斯永絶矣儻情
縁未斷猶兾相見宜有以信之乃破一鏡各執其半約
曰他日必以正月望賣於都市我當在即以是日訪之
及陳亡其妻果入越公楊素之家寵嬖殊厚德言流離
辛苦僅能至京遂以正月望訪於都市有蒼頭賣半鏡
者大高其價人皆笑之德言直引至其居予食具言其
故出半鏡以合之乃題詩曰鏡與人俱去鏡歸人不歸
無復嫦娥影空留明月輝陳氏得詩涕泣不食素知之

愴然改容即召德言還其妻仍厚遺之聞者無不感歎仍與德言陳氏偕飲令陳氏為詩曰今日何遷次新官對舊官笑啼俱不敢方驗作人難遂與德言歸江南竟以終老出本事詩

郭元振

郭元振年十六入太學薛稷趙彦昭為友時有家信至寄錢四十萬以為舉糧忽有縗服者叩門云五代未葬各在一方今欲同時遷窆乏於資財聞公家信至頗能

相濟否公即命以車一時載去畧無留者亦不問姓氏深為薛趙所誚元振怡然曰濟彼大事亦何誚焉其年糧絶竟不成舉出摭言

狄仁傑

狄仁傑太原人為府法曹叅軍時同僚鄭崇質母老且病當充使絶域仁傑謂曰太夫人有危亟之病而公遠使豈可貽親萬里之泣乎乃請代崇質出談賓錄

敬昭道

敬昭道為大理評事延和中沂有反者詿誤四百餘人將隷司農事未即路繫在州獄昭道據赦文而免之時宰切責大理奈何赦反人家口大理卿及正等失色引昭道執政怒而責之昭道曰赦文云見禁囚徒反者繫在州獄此即見禁也反覆詰難至於五六執政無以奪之詿誤者悉免昭道遷監察御史又先是夔州征人舒萬福等十人行次巴陵渡灘溺死昭道因使巴渝至萬年驛夢此十人祈哀至於再三乃召驛吏問之吏對如

所夢昭道即募善游者出其屍具酒肴以酹之觀者莫不歔欷乃移牒近縣備櫓櫝歸之故鄉征人聞者無不感仰出大唐新語

吳保安

吳保安字永固河北人任遂州方義尉其鄉人郭仲翔即元振從姪也仲翔有才學元振將成其名宦會南蠻作亂以李蒙為姚州都督帥師討焉蒙臨行辭元振元振乃見仲翔謂蒙曰弟之孤子未有名宦子姑將行如

破賊立功某在政事當接引之俾其縻薄俸也嘗諾之仲翔頗有幹用乃以為判官委之軍事至蜀保安寓書於仲翔曰幸共鄉里籍甚風猷雖曠不展拜而心常慕仰吾子國相猶子幕府碩才果以良能而受委寄李將軍秉文兼武受命專征親綰大兵將平小寇以將軍英勇兼足下才能師之克殄功在旦夕保安幼而嗜學長而專經才乏兼人官從一尉僻在劒外地邇蠻陬鄉國數千關河阻隔況此官已滿後任難期以保安之不才

厄選曹之格限更思微祿豈有望焉將歸老丘園轉死溝壑側聞吾子急人之憂不遺鄉曲之情忽垂特達之眷使保安得執鞭弭以奉周旋錄及細微薄霑功效承兹凱入得預末班是吾子丘山之恩即保安銘鏤之日非敢望也願為圖之唯照其款誠而寛其造次專策駑蹇以望招攜仲翔得書深感之即言於李將軍召為管記未至而蠻賊轉逼李將軍至姚州與戰破之乘勝深入蠻覆而敗之李身死軍沒仲翔為虜蠻夷利漢財物

其沒落者皆通音耗令其家贖之人三十匹保安既至姚州適值軍沒遲留未返而仲翔於蠻中間關致書於保安曰永固無恙保安之字頃辱書未報值大軍已發深入賊庭果逢撓敗李公戰沒吾為囚俘假息偷生天涯地角顧身世已矣念鄉國窅然才謝鍾儀居然受縶身非箕子日見為奴海畔牧羊有類於蘇武宮中射鴈寧期於李陵吾自陷蠻夷備嘗艱苦肌膚毀剔血淚滿池生人至艱吾身盡受以中華世族為絕域窮囚日居月諸

暑退寒襲思老親於舊國望松檟於先塋忽忽發狂腷
臆流慟不知涕之無從行路見吾猶為傷愍吾與永固
雖未披款而鄉里先達風味相親想覩光儀不離夢寐
昨蒙枉問承間便言李公素知足下才名則請為管記
大軍去遠足下來遲乃足下自後於戎行非僕遺於鄉
曲也足下門傳餘慶天祚積善果事期不入而身名並
全向若早事麾下同叅幕府則絕域之人與僕何異吾
今在厄力屈計窮而蠻俗沒留許親族往贖以吾國相

之姪不同衆人仍若相邀求絹千匹此信通聞仍索百
縑願足下早附白書報吾伯父宜以時到得贖吾還使
亡魂復歸死骨更肉唯望足下耳今日之事請不辭勞
若吾伯父已去廟堂難可諮啟即願足下親脫石父解
晏嬰之驂往贖華元類宋人之事濟物之道古人猶難
以足下道義素高名節特著故有斯請而不生疑若足
下不見哀矜猥同流俗則僕生為俘囚之豎死則蠻夷
之鬼耳更何望哉已矣吴君無落吾事保安得書甚傷

之時元振已卒保安乃為報許贖仲翔仍傾其家得絹二百匹往因住巂州十年不歸經營財物前後得絹七百匹數猶未至保安素貧窶妻子猶在遂州貪贖仲翔遂與家絶每於人有得雖尺布升粟皆漸而積之後妻子飢寒不能自立其妻乃率弱子駕一驢自往瀘南求保安所在於途中糧盡猶去姚州數百其妻計無所出因哭於路左哀感行人時姚州都督楊安居乘驛赴郡見保安妻哭異而訪之妻曰妾夫遂州方義尉吴保安

以友人沒蕃丐而往贖因住姚州棄妾母子十年不通音問妾今貧苦往尋保安糧乏路長是以悲泣安居大奇之謂曰吾前至驛當候夫人濟其所乏既至驛安居賜保安妻錢數千給乘令進安居馳至郡先求保安見之執其手升堂謂保安曰吾常讀古人書見古人行事不謂今日親覩於公何分義情深妻子意淺捐棄家室求贖友朋而至是乎吾見公妻來思公道義乃心勤佇顧見顏色吾今初到無物助公且於庫中假官絹四百

匹濟公此用待友人到後吾方徐為塡還保安喜取其
絹令蠻中通信者特往向二百日而仲翔至姚州形狀
憔悴殆非人也方與保安相識語相泣也安居曾事郭
尚書則為仲翔洗沐賜衣裝引與同坐宴樂之安居重
保安行事甚寵之於是令仲翔攝治下尉仲翔久於蠻
中且知其欵曲則使人於蠻洞市女口十人皆有姿色
既至因辭安居歸北且以蠻口贈之安居不受曰吾非
市井之人豈待報耶欽吳生分義故因人成事耳公有

老親在北且充甘膳之資仲翔謝曰鄙身得還公之恩也微命得全公之賜也翔雖瞑目敢忘大造但此蠻口故為公求來公今見辭翔以死請安居難違乃見其小女曰公既頻繁有言不敢違公雅意此女最小常所鍾愛今為此女受公一小口耳因辭其九人而保安亦為安居厚遇大獲資糧而去仲翔到家辭親凡十五年矣却至京以功授蔚州錄事參軍則迎親到官兩歲又以優授代州戸曹參軍秩滿内憂葬畢因行服墓次乃曰

吾賴吴公見贖故能拜職養親今親殁服除可以行吾志矣乃行求保安而保安自方義尉選授眉州彭山丞仲翔遂至蜀訪之保安秩滿不能歸與其妻皆卒於彼仲翔聞之哭甚哀因製縗麻環經加杖自蜀郡徒跣哭不絶聲至彭山設祭酹畢乃出其骨每節皆墨記之墨記骨節書其次第恐葬斂時有失之也盛於練囊又出其妻骨亦墨記貯於竹籠而徒跣親負之徒行數千里至魏郡保安有一子仲翔愛之如弟於是盡以家財二十萬厚葬

保安仍刻石頌美仲翔親廬其側行服三年既而為嵐州長史又加朝散大夫携保安子之官為娶妻恩養甚至仲翔德保安不已天寶十二年詣闕讓朱紱及官於保安之子以報時人甚髙之初仲翔之沒也賜蠻首為奴其主愛之飲食與其主等經歲仲翔思北因逃歸追而得之轉賣於南洞洞主嚴惡得仲翔苦役之鞭笞甚至仲翔棄而走又被逐得更賣南洞中其洞號菩薩蠻仲翔居中經歲困厄復走蠻又追而得之復賣他洞洞

主得仲翔怒曰奴好走難禁止邪乃取兩板各長數尺令仲翔立於板以釘貫足背釘之釘達於木每役使常帶二木行夜則納地檻中親自鏁閉仲翔二足經數年瘡方愈木鏁地檻如此七年仲翔初不堪其憂保安之使人往贖也初得仲翔之首主展轉為取之故仲翔得歸焉出紀聞

太平廣記卷一百六十六